七修類稿

七修類藁卷之四十五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提舉某宮觀

嘗疑宋之宰臣致政者多曰提舉某宮觀若李忠定提舉洞霄宮是也不知某宮觀何爲要提舉後讀石林燕語知宋致政者多留京師假銜提舉某宮觀蓋某宮觀朝廷有事者也見優禮大臣尚使御政其實無大政事耳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以天下宮觀之名而提舉

沈爲兒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畜一畫眉善鬥能鬭徽客許以十金
購之不與人莫不知也一早携至西湖偶爾腹痛坐臥於
堤不可歸有識人箍桶匠過焉沈即浼其歸以報之家人
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箍桶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桶
匠告於官桶匠既受刑就招云得鳥貨人割頭棄之湖也
然尋頭於湖久之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
一月有漁人兄弟持頭來受賞求償莫辯因以成獄而桶
匠秋決矣數年後有人見畫眉籠於蘇州驚疑而問其來
歷主人曰此籠買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
而訪探其人其欺罔不服訟於官刑至就招問其頭置湖
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既明漁人之頭何來

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賞故割頭以獻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烝至人命有五至今杭人以沈鳥兒爲禍根云

滚出來

弘治間浙省提學副使西蜀吳伯通淳傳而能約天下推爲第一士子專取功夫時科場初學多不根作文爲其罷出者衆群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論乃一滚出來且皆難於措辭而論又涉於性理然取者無幾而甚爲吳公羞焉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文落吳公網魚鱉蛟龍滚出來閙者絶倒

李貞伯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化弘治間文章爵位天下為最一子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每厄於科場輿情不慊而主試者多注意尋取或失或鈌竟弗能中人皆知爲命也遂賫志而沒西涯絕嗣嘗聞好聲妓西涯罪之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秀才秀才子回見之即續書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爕理陰陽相公相公子以此足以占之不貴而夭折也豈有父書之下亦可反諷之邪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

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
太祖不樂一日酒酣舉盃祝曰畨璃衣衣之好方共享富貴
酒乃天祿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衆璃曰第試飲之審璃
不得已飲盡無苦自是侍燕即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觀
此量實天定非演習而至余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日
飲數百盃未辭疑其有術私詢其僕并同行者云素不能
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如是益信其天分也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後復有藥解活予
則以爲妄也昨讀周草窓癸辛雜志云回回國有藥名押
不盧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

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以備不虞又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後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採花為末置人飲食中即皆醉也據是則蒙汗藥非妄

岳墳檜樹

西湖岳墳前植檜樹自根以上劈分為兩枝至稍全其生中格以木所以示裂奸檜以報岳之死也乃天順間杭州府同知馬偉為之耳

高氏父子

仁和高議字士謙善畫竹星卜醫藥俱精國初為西湖書院長後為杭州府學訓導昇調吉安府學教諭皆爲賢[illegible]

佐芳渻授翰林編修洪武三十一年辛子明為上元教諭靖難師至江遂挈家不知所終吾鄉都御史李公昂題其畫如右云嗚呼父可謂才士子可謂忠臣今世不知也

插香蓋火

插線香於爐灰實難入灰既易倒惟二頭俱燃滅却一頭實其灰而插之庶易入不墜也圍爐而炭火烈時分開即滅不分又熾惟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頂燒過灰存則火氣不熇而四布矣雖皆小事亦自有法也

窯燒骰子交名

有宦客築魏州城得窯燒骰子數千詢之士夫莫識其故予意骰子陳思王所製子建當時正都於許恐後世之莹

傳也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不料酒具易於溺人而自足傳遠也列子曰樗者射明瓊以中皮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卯成明瓊六赤皆骰子古名

虎拜土神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達正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即寄宿一夕見虎入廟叩首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予適在其地也意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此豈或之謂歟否則王姓者卧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祈雨

吾友吳惟可謹丁丑進士嘗與予言其祖宦遊其地時大

旱守延一法師祈雨師曰今天久旱非入龍湫驅龍則不可得閭郡官人當拜俟於湫慎不可驚懼呼我名也守大且信之師至湫所焚符於下頃之乘龍而起遊泳湫面時雨如注諸官莫敢退久之守不得已呼其名令止則龍轟然擲法師於空中直返而下雨即止也法師身落如裂帛期年其子痛父不得其死焚符入湫以誅龍偶見父乃藍面衛一宮門問其子何來子以意告之父曰汝快行吾術不精罰至如此汝切勿習之又曰某處延一道士祈雨其術名月孛法用十五六歲女子共入密室雖線縫以紙封固守欲得雨之速任其所爲惟見黑雲密布雷聲隱隱雨則無之勢將移日矣守乃令人密開紙縫以瞰之則道士

披髪仗劍足躡女子陰門而彼此口舌盡出勢已垂元特則霹靂一聲大雨如注道士起步而女子甦省矣後有知此法者云當將無人開縫則道士女人俱死於室嗚呼二子之術業未精一則致死一則幸生世有恃術以強為者夫豈能奪天之功耶此郭景純尚亦不能逃於今午

義鴈

鴈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見言其義處致於詩賦之咏亦或特嘆其孤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鴈畜於中亭明年有鴈自天鳴亭鴈和之久而于鴈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

其一也又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illegible]除不祥一鴈偶爲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頂數日亦墜而死觀此二事又真爲義鴈云

真蠟二事

真蠟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永嘉周達觀招諭之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理海物土產一一紀焉名曰真蠟風土紀予讀而有取其二事乃中國之難而深可喜者因録於左以見其畧記曰人家失盜疑此人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待沸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是盜則手腐爛否則如故蓋夷人有術如此又兩家交訟曲直難辯

則國宮之對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外則兩家親屬自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得瘡痂咳嗽發熱之証有理者畧無纖事謂之天獄盖上神之靈如此覩此則訟必少而無訟矣又何必刑政以禁之哉

二形人

傳奇雜記每載人有具男女二形者奸詐之徒往往欺人致訟予聞其事未見其人庠友蘇民詞取一妾下半月女形上半月則陰户出陽勢矣然後知果有也昨讀王曆通誌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又知是亦造化之故之由也

大書

正統間有神童能書大字起送至京朝廷戲與丈餘紅羅使直書一字童凝思久之鋪地以筆直竪如羅長而後左側注以一點遂成卜字人皆駭焉天下傳之予嘗見叢談說宋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擧朝莫能荅遂詔求善書大字者有僧請以沙布地爲國字然後鉤臨在地張圖於上束氈爲筆醮墨循肖瀝沙而行成則脫袈裟漬墨爲點因賜紫衣皆巧思也

二王驗夢

正德癸酉省試之年也吾友王蔭伯一槐元旦夜夢家僮携三魚尾以進明發詢予解之予以三魚乃鮮字魚尾爲丙也必下科有鮮字者同第焉王笑曰義如是深哉後果

丙子年中而孰知巡按乃鮮文卿也又王才伯良俊初名良未第五年前同舍有張鑾者夢一老人持試錄示之見巳名十二王名八十一也且王名下多增一字不知何意後二年王因名有相同之嫌加一俊字第時果與張同榜而名次則相反也二君與予至厚事皆親知蔭伯豈因予言而遂神其夢耶才伯豈因以夢而特易以雙名耶事皆前定莫能逃耳若觀高季迪誌夢一篇則終身與謝玄懋之歷官全出一定人可以外慕耶

鄭老遇仙

城南鄭老者家貧爲人皷吹給喪事一日以事禱於城隍廟因假寐廂下恍惚中見執旗者入報曰呂洞賓來望也

乃驚惧拭目待之頃間見一黄冠豐體長鬚者飄飄然至神前而揖徘徊乃出鄭曳其裾懇以求度黄冠曰貧道無能偶過神祠特入瞻仰何以度汝鄭曰先生非呂洞賓乎黄冠笑而頷之同行里許袖中出二果使食之鄭留其一後強食之乃前去鄭尋路而行覺非平日所遊者問於人則紹興矣于是大驚喜渡江而回家人已尋三日矣後八十餘歲而没

前輩之生

徐延之將誕其父夢故人瞿宗吉來訪既覺而生延之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進之父能五畧而沈明遠善繪神像絶藝也父亦夢其入門是夕文進生

而戴氏之畫遂擅天下張天錫亦以擣於夫子廟而生後

爲一時才人此吾杭前輩之事也

倭國物

古有戧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灑金有錢鈒而無

本鈒有硬屏風而無軟屏風有剔紅而無縹霞彩漆皆起

日本

本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洒金浙之寧波多倭

國通使因與情熟言餂而得之洒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

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

傳其法軟屏（今留屛也）弘治間入貢來使送浙鎮守杭人遂能（即古密䄃）

鳥嘴木銃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傳（造鳥）

五色水

吾杭正統丙子秋貓兒橋河水五色旬日方解不一月其地陳綱中省元始知秀氣因人而呈也家有薄田在於地名官塘正德戊寅塘水亦有五色其長數十丈後竟無祥予意水底必有寶耳

不食四足物

吳文徵明不食楊梅士人謔之自作詩以解嘲云天生我口慣食肉淸緣却欠楊梅福予親戚家有僕自幼不食四足物者惟雞魚之類不忌苟不知而少食之寒熱數日遍身起紫斑不能存坐予未信迫之令食已而果然此固非徵明同也必然是病耳又予表嫂終身不喫飯眞爲可笑

也

祭江

先君早年無子著心爲善暑則施茶粥於途寒則施綿衣於貧者延醫捨藥三年埋遺骸二次一日憫溺江人召黄冠立醮壇於江滸第一山作祭江科儀誦經三宿用飯米二十石江燈數百施食冥衣遍薦九州亡魂當夜江東之人遥見燈影中若有人爲移燈搬物之狀明早果西岸擲燈多移立於東岸沙地又有來遲而不得超拔之鬼遂作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擲物或夜半叫冤居民不可安生矣於是群至家中訴擾復壇如前始獲寧寂無何先君遂罹囹圄之災兩月方出予嘗因此則知齋

醮科儀鬼神耶苟果有之也一皿不誠不備反受天譴矣豈誣耶

劉太師

洛陽劉太師徒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為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四也傷寒死去三日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隨為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

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其儔耶

壁虱

山西按察司去城不遠城外有中官之莊成化間看莊者每黃昏昧爽時見一物如小輪菌狀暮飛入城司獄司中晨則飛過莊山之後不知所向一日將蹤跡其處見山穴中壁虱盈穴可三五石意虱不能飛也且殺之以試遂以沸湯灌死蛻則輪菌之物無矣始信其虱之飛入獄中以咀人日則潛形山中也予嘗以北京多虱畏之者以床置室中夾水舂蘸其足虱不能至矣然猶群聚於梁以下從此觀此則入獄之事有之矣况物衆有神是亦可以飛也此

予聞之本省塩商史二者

書册

印板筆談以為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柳玭訓序文云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群集皆有之然板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訛故宋時試策以為井卦何以無彖正為閩本落刻傳為笑柄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亦惜為福建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刊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争購之 近如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

書坊只爲省工本耳嗚呼秦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爲利而使古書不全爲斯文者寧不奏立一職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學官或當道於翻刻者深曉而懲之可也

總管部使

正德間杭人宋祥醉飽乘馬偶爾傾跌死後或赴箕仙判事或負人身自言云在陰府總管部下言人禍福時中也予嘗笑其怪誕昨觀陸黃門秘録庚巳編有張文保壯年暴死亦為總管部使載靈異甚悉因憶宋亦暴沒是蓋精氣未散遊魂往來偶值其缺管而遂附焉在今日必無矣故無聞焉

陳張飲食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宗極善飲酒

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内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内侍報曰銅人巳滿遂使歸隨令内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敬堂復與内侍飲爲此真可謂酒有别腸者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其物投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桶公尚未巳也予以食豈亦有别腸耶此固富貴者必異於人如此飲食亦間世而一見者也

金氏鸚鵡

郤氏聞見錄載宋有秦吉了能人言夷酋欲以錢拾萬貨之主人告吉了曰貧故貨汝吉了云我漢禽不願入蠻夷

因不食死又厓山宋亡時有白鷴在籠見帝入水遂躑躅哀鳴竟與籠同墜水中予嘗疑此爲誕然吾姐夫畜鸚鵡一枚善曉人意客至未嘗不報也一日有客欲以高價易之主人將肯鸚鵡注目聽之久觸籠而死據此則前二事不誣見物之有過人者歟

挑生

雲貴廣西有云挑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於胸腹害人至死而後已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爲雷州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此又今之[illegible]蠱云耳虞衡志一則無而士嘗臨而病之也故揭

集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夔嘉靖戊子兵備四川六川之符都閫有曹將軍家父舍一儀自稱宋狀元河然或懸筆空書或箕頭渠翰談詩論文評書作畫往往有出人處雖三司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詩云弛燕茫然脈脈觸景動幽思味懶真如夢敬華易過時鶯隨喬木老燕挽落花悲惟有琴書趣閑庭晝覺遲又如和宿蒗菜詩云春逕踈籬醉午風客懷吟思幾叢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象中日月東西成曆職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何媿青山歛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僉憲自幼無父欲求其父像於儀儀曰待予探云明日畫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

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僊禱事有驗鄉人遂爲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者不拘多少置卷于廟過日則墨迹還之也自稱爲洞賓號天民人欲其題聖則空中鶴鳴音樂自遠而至常見贈老年得子者詩云争羡孤梅得遇春煖風殘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奇瑞點破紅蘸露十分似亦可取且二仙俱不道人禍福是以能久而動人也予意何者爲有之意也而鬼實鬼之精也其曰天民者蓋亦妄誕自擬無名公之意耳其爲靈鬼無疑過一二十年氣必散之近又聞有北人符祝請神至人家設素幔於中堂神至與人可以言答飲食如生人衆皆見之但不見其面耳言語甚高只作事無不知之乞

爲可駭者嗚呼陽明旺盛之世而有此等亦不當也

剛卯

漢有剛卯正月作而佩之按説文曰毅䶊改大剛卯以逐精鬼者據此則如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按野客叢書曰剛者強也卯者刻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蕉而論之乃欲尊王而辟邪爾故王莽傳曰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據此是欲滅漢之意其制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其一面曰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四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

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役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夘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安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役剛癉莫我敢當佘曾得一玉嚴夘然按大小及文都如晉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安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今俗書也意者服乃漢人而所說與物不類何也思許叔仲曰大剛夘則知有小者也是服所言特為大者乃前漢之物其文之異或當時有省文者爾不然何後漢輿服志所說都與予所得者相脗合耶是晉之所註乃後漢之物予之所有小者也嚴非亦剛之意耶嗚呼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註者故各有異后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四十五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四十六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羊溝鷄宗

中華古今註謂羊喜觝觸垣墻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予以今人暗者爲陰溝則明者爲陽溝矣明白簡易不知中華子何以云此也或者古自如是耳雲南土產地蕈誌書本箇子也而方言謂之鷄宗以其同鷄烹食至美之故予問之土人云生處蟻聚叢之蓋以味香甜也予意當作蟻從非鷄宗明矣

伯顏几杖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經從嶺島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又元末殺卒而妻其妻太有七首極利卧則枕之婦取將刺太太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仇太默然爲别求夫遣去嗚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也二虜之所以著名亦有是哉

優鉢羅花

嘗聞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所不載意爲幻言也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爲佛之名愚惑世道故以仙人栢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柳獨脚蓮名觀音蓮薏苡子爲菩提子大林檎爲貧婆菓金蓮花爲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

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毘盧遮那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爲此花昨讀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於天山之南其狀異於衆草勢龍從如冠弁嶷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媚景其歌云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恥與衆草之爲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爲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巖霜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於君王

宋康譽之撰昨夢錄皆一時奇寶之事內云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於兵書尤邃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頗相欺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爲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伏約入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

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者不來也覩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珍異之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久有綺縠珠璣衆共焚之也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殊不闕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徙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賫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共入穴自

是聲問不聞先人常遣人至樂室之地訪之則屋以易三主三楊不知所向也及紹興和好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曰予居於此飲食安樂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君宜與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毋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頗頻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右夷錄之言也正德初安人馬二遊淞江遇方士盤桓日久士曰予終南山人山内自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無是非爾我之心壽皆百數十歲動用俱備獨乏者鹽耳山西南有一

洞四川境也水湧難進欲入者必飛石於洞頂上有人問
其由可則鬬水使進也山中有至人知天地國家之灾祥
曰今
朝廷有事令我輩十餘人出遊引好人去之耳予心亦善
去彼至樂且壽如國初宋景濂方死數十年予嘉靖間又
會賣藥徐翁與人談論如醉痴者但云人要在好處安身
又云天下名山大川我無不至王陽明尚在終南山也擻
此二人之言則陶之桃花源蘇之青城山實有之矣况宋
公文死所傳不一行狀與蔽園雜記云端坐死於夔府壍
蓮花池山下守溪長語云縊死茂州一寺傳聞一夕為水
流去又今有塚在城都陽明智術高天下昨聞留郎中共

在

地覩遇傷明當時佯死不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諸今觀昨夢錄又符於二人特錄以傳好事

太素脉

弘治間妻外祖仲知縣彥輝病於四川宜賓縣醫有善太素脉者胗公曰壽且八十時一鄉官在座亦求胗之良久曰明年正月陞此月休矣已皆如言

四兒

台州臨海縣有陳某者繼娶林氏性頗妬忽前室夢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兒春奴蓋前室之媵而四兒則林所出也既產果男林竟溺死之未踰月四兒左

月得奇疾曰就臙脂下潑其面即莊生所謂贅疣也一日
前室之兄過問兒疾林語其變兄曰恐兒之爲祟也試發
土觀之焉且五閱月肌色如生背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
改瘞之又修浮屠法以禳之後四兒竟以此疾殤衆以為
果報也有老儒南郭子著文以喻妬忌者四兒豈能爲祟
前室又豈能伸於冥漠耳蓋聲和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
和至聲沴形沴而氣沴則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
倭佛何哉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靡有不沴者矣天
地之沴枹應響荅如此不亦可畏哉近世名公大賢多是
之子以爲非兒之爲祟是也而曰天地之沴枹應響荅如
此可畏是亦有報應也夫天地之大報荅如此之速則負

究一念者寧又無所報耶一礫之掩正在兒目又非其證耶非也林氏之夢周禮所謂根於因想意春奴之娠或男必不利於四兒由其有此心也遂有此夢不然前室自宜愛護春奴安反報夢於林耶報於林亦宜愛護四兒矣豈有抑於彼而不神於此耶初生之孩有何知覺特因一礫遂果以為祟也是知礫之掩目也目之贅疣也屍不朽而兒覓死也皆世之所有偶相值耳或欲警諸妬者不若必言其報應幾愚民反有所信而戒也否則不必言故曰聖人不語怪

杭技者

杭天順間於堂有葉姓者左臂病瘋貨油善變棋高宗仁

者俱可與之對局而局終則棊必勝也四方能棋之士過杭尋與之變終無一人能過者世稱棊折手嘉靖間又有陸姓多鬚者善弈陸與人賭錢有必勝之事杭人無敢與之對局因挾技遊四方歸家則囊有數百金矣世號陸鬍子有沈姓者善為四方之音雖釋道諸行缺舌之巧皆能言之凡遇別省郡客隨入其聲人莫知其為杭人也身頗長大時號沈長子然一藝言語之末亦至精而入神杭之多才如此不可泯也不書其名者為其宵人鯫子耳

牡丹興衰

每見人言牡丹能興衰人家予未之信後予姪家有紫色一本先兄謝世而花遂不開十五年後發蕊數十家人甚

喜将爲畿賞正開爲鎮守太監取去豈非爲渠榮耶友人王員外家二株甚盛每歲花有百朶王死之日正當開際蓋雖有而皆矢散不花據是非花之能與衰人因人之與衰而花則有神爲此故謂之花王也歐陽叙其品曰地反物爲妖信矣哉

崇明賊

太倉之崇明縣負江阻海地俱沙埸土豪世業私鹽避罪不逞之徒又業居之販鬻於蘇松常鎮四府獲利甚厚捕官莫敢誰何嘉靖己亥九月兵備憲副王肅菴召集漁舟并軍民人船統以捕官九賊之可通舟揖處咸分布爲欲困之也又使知州萬敏曉諭招集務得賊首秦熇黄艮沈

惟良等數人盡掃其巢而後已閱三月巡江胡御史以兵
以遣散賊謂船不可守人不堪聚益張其勢而横出也明
年四月兵備再舉比前督理尤嚴委州判石巍總任其事
蓋石原籍平樂與猺獞爲隣日事刀弩視賊蔑如也至六
月石聞又委備倭李都司欲建功速不俟李至開舟自抵
賊巢特賊出刼惟遺守巢者數百畏懼寂然石以爲計也
勿許登岸既而群賊畢集潮迅風烈舟爲衝激附岸賊出
蘆葦誘兵上岸賊遂順風縱火我舟惟本地漁船得脫餘
焚溺殆盡而器械懼爲賊取也死者無筭爲賊既勝遂朱
書僞檄遍揭都城江淮奪運舟刼府庫肆無忌憚言者遂
聞

朝廷因敕南都守備提解失事人員復勅都指揮湯亞東總三省軍以勦之王兵備則戴罪殺賊於是撫按諸公召義勇鑄兵器日夜整頓除四府邊江知縣住防餘悉領兵戰守每府備銀穀各一萬餘又借役民間者數萬湯至一月惟遣人招降之賊初懼漸則倨未隨遣人以抄刼煙火迫於州城湯始以千人往獲三賊又半月撫按促其出師則洗酋乘間來降賊追之乘勝直抵河口與我師相去無幾明日我師先發賊遂薄之湯則將游兵數十舫環而射之賊不支將入於海淵阻而不能進我師追及圍之數重砲石齊發頃刻殲賊於海不溺者馘其首一百三十又二旬勦其巢得賊百七十餘惟黃良親黨數百逸海去是後

也聞萬知州前以往諭三日沈惟良以降約爲内應群賊自疑戰多不力天復助湖以阻故一皷而殲之否則積已日久賊得爲計覔島爲巢積穀爲本兵至則逸於海觧甲則復肆刼根蟠連絡寧無遺患之理耶且湯之不進猶王之羈乎遣人招降亦猶胡之觧兵石爲禦之不當已致賊之蔓延今復視之以弱必尤招其悖慢此因承平日久人不堪戰不知此誠潢池赤子之盜數千之衆何足致年半之久費三省之兵力哉雖然亦數也已亥五月大倉颶風大作水湧數丈屋木俱飛明年八月有大蟒死於賊巢豈非上天先示地方之擾亂而後見賊之終於死耶

鵂鶹

鴆毒鳥也鴞形大如鶚毛紫綠色頭長七八寸雄名運日雌名陰諧范成大曰閩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亦曰如鴞大黒身赤目音如羯鼓惟食毒蛇并橡實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啄蛇食山有鴆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人以銀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以之瀝酒飲人即死也所謂鴆酒今以為鴆頂紅毛非也矢集于石石亦裂爾雅翼曰矢石即變為雄黃今諸書云雄黃治蛇毒有由然也

徽欽被擄畧

宋徽欽北虜事迹刊本則有宣和遺事抄本則有竊憤錄二書較之大事皆同惟虜人侮慢之辭醜污之事則竊憤

有之也至於虜地之險虜國之事風俗之異時序之乖則
宣和較録爲少矣二書皆無著書人名且遺事雖以宣和
爲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則被擄之事首起如小說
院本之流是蓋當時之人若者也録則竊遺事之下集造
飾其所多之事必宣政間遺存之徒以發其胸中不逞之
氣而爲之是不足觀也觀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惟
多造飾之言可知矣故齊東野語辨南燼紀聞之事爲僞
有子意竊憤或即紀聞後人讀之而憤之故易此名也觀
周草窓歷辨之言阿計替之事似與相同故予特揭朱家
大事録於左方使人縤目可知其柴餘不必觀也靖康元
年丙午十二月初二日金人圍汴城　三月初三日金人北

去　十二月十九日粘罕元帥再圍京城　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　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議和割地事　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帝車駕詣軍前議事　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　十七日帝還宮　三月初三日再幸虜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至虜　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　十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衛皆奴以男女呼帝　十七日金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　十八日太上及帝二后乘馬北行　二十一日次黃河岸　二十二日入衛州　二十三日入懷州　二十四日至信安縣　二十六日至徐州　二十七日至泉鎮　四月一

日過真定府　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見金主　六月二日朱后死（方二十六歲）　十三日至安肅德侯　六月末移居雲州　紹興二年鄭后崩（年四十七歲）　二帝移居五國城紹興四年金主死孫完顏亶即位　五年移居西均從州六年上皇崩於均州（年五十六歲）　是年又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金人偽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　本年十月九日少帝復至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燕京府　十三年賜帝居燕京之寺　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并后自即位　紹興十五年徙少帝出城東田玉觀　二十年復徙少帝入城因於左院　二十二年春帝崩乃為虜奴箭死馬足之下（年六十）

雀餳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甘露降於墳庄子弟喜而奔告鎬味之慘然不樂子弟詢之鎬曰此非甘露雀餳也（餹同）吾其衰乎無何鎬死相繼八喪嘗讀宋三朝國史符瑞志載咸平以來無歲無之至宋徽宗時尤甚予意甘露至和之氣所感結者仁宗英宗時固可召爲而徽宗之際君身政事乖戾至矣有何所感而然耒得其旨又嘗讀唐書獨孤及傳甘露降于庭不久及卒今觀杜鎬之言世間多雀餳也若徽宗獨孤及者是也雀餳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嚼之膠舌甘露色微紅疑結如脂如味馨香而有酒味食之百竅皆爽也如醴泉有止味甘者有味甘而飲

之愈疾者若漢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韶殿前穿井得甘泉止謂之甘泉耳

人物有數

正統中土木之難有軍人佯死於亂屍中得回後又陣死於豆腐閘上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既敗爲抄有妾攜幼女匿民間長乃絶色權勢爭取因鑒前事不與後嫁李白洲之子豈知李復坐宸濠之黨而此婦復發教坊司永樂間抄没吾杭尚書方賓所貴其產一爐爲于肅愍家所得不意三十年後此爐復抄入官天順間内竪曹吉祥家有太湖石高幾三丈抄後置於草地富貴者莫敢取也嘉

靖中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勳而掌北鎮撫事取之不久亦

妙為呼此蓋以先處乎數也

未見得喫茶

種芝麻必夫婦同下其種收時倍多否則結稀而不實也
故俗云長老種芝麻未見得者以僧無婦耳種茶下子不
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喫茶又聘以
茶為禮者見其從一之義二稱皆諺亦有義存焉耳

張士城

國初張士誠竊據姑蘇較之一時僭偽者似小有聞然皆
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十九年降元則每
歲運米十萬石於燕京及敗悔不順母而降語妻劉氏等

曰吾自應死汝曹奈何若女曰自有處乃驅婦女上齊雲樓令稚子衣寶舉火焚之者則經而未死爲李伯升潘元紹舁入舟但閉目不語至南京自縊死吁凡弟妻孥俱不受辱較李重光之柔懦則過矣故耕餘錄載有弔詩冊墳在盤門至今稱爲娘娘墳

趙三舍

正統初俠客趙三舍寓杭自詭以故宋王孫常出譜牒示人眞舊物也梟藩鄉相與之周旋而於鄒王高氏家尤密一日忽聚惡少并家人花面持燭夜半刼之倉卒問不干其家而干其鄰無得而回次日乃自往慰之俄有捧麵而過者誤墮於地其人咨嗟而去是夜復造焉盖墮麵者其

爲識也傾囊而去明日趙復往爲之聞於官仍携酒慰之久之不能獲篤索益急邏者柴何最號狡黠夜伏於城陰樹上有盜牛者過其下擒之賊曰我即爹衣中之蚤耳今有大盜懸賞以求之反不能捕耶何佯作不知賊曰盜高氏者趙三舍也此人標掠江湖有日矣何不信訶之賊曰彼嘗約我懼吾妻曰汝私竊有金不過杖刺今若此雖桀黠首領不保矣是以不往何害而縱之明日尚猶豫詰其家在諸堂頗嚴邃乃餉黠悍者飾爲酬僧戒之汝董往謾索錢彼家人必怒誘之出鬥則成擒矣仍使人要於路已而果然時孫源貞爲方伯趙循有與往見詭辯自解孫叱吏縛之收其贓所謂諸牒者亦他日所掠遂正其罪高氏

自此替矣

古人珮笏

笏囊起自張九齡因體弱使人持之不便進笏於囊子說

說文曰笏古以爲珮又淮南子道應訓曰觧其劍而帶之

笏似古亦有之矣

趙千里畫

嘗得趙千里畫便面帝后步入宮殿一人牽鹿二人函進

珊瑚樹意此宋德壽宮慶壽圖也一小說中伶官進詞云

王帝來朝王帝嫦娥捧獻嫦娥珊瑚者山呼也寓松祝意

耳

白兔子

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丸子人貴之以其水異也本草序例云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藥力具用之有效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齊州半夏華州細辛則白丸子不獨水異半夏亦別也

古器木蜯

莊子曰純朴不殘孰為犧尊則古人亦有以木為之者國語晉語曰受命於朝受脤於社註脤宜社之肉盛以蜃器今淞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蠣殼也其上畫饕餮人物之形猶存蜃器蓋蠣殼也

兒笑忘怒

晉桓溫娶妾於都嘗貯於齋中妻妬聞而率婢持刀往害之

妾正梳粧見其髮委地膚色玉耀遂擲刀前抱曰我見尚怜惜何況老奴唐李百藥夜入楊素内室被素併妾執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玉色遂愛之曰汝能詩當免百藥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忌丈夫眺姣怒殺難遏不俟温妻與素之勢力者也今見其美而反爲之喜焉色之移人爲何如噫

七修類藁四十六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七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王華山樵

金華府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毎得其詩畫詩畫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卒壅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予嘗見其歌及稱王姓者曰宗兄是必王其姓而建文朝忠臣也

太宗既御隱其名於深山觀其時在永樂終身披麻號曰性

天然大呆子可以知其心事矣然難必其是否觀其詩可哀也因述其事錄歌於稾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髮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凄惻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又號玉華山樵

九仙靈夢

先達朱士容海弘治間任興化府同知其妻有娠求夢於九里湖夢一吏持文冊上堂則曰此舊科舉案也開板視之惟一魁字詳夢者皆以必生男子後當中魁已而果生

男遂名魁兒始弱冠日記千言皆以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病將危自曰魁字二十一鬼吾其休矣不數日果死子義姪夔求終身事得二句詩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予謂此貧賤耳今果然湖仙靈異最多此特知之真者

馮提學扇詩

弘治間姚江董學憲副馮公蘭有同年嘉禾侍郎屠某相遇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結奏事曰東已死於軍妻子流落于官尚未放乎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秤棋逢莫自誇高手一局輸來二百年屠者遂默然此亦善諷歟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三亡之墓在湖州德清縣界於錢塘予嘗親至其地碑碣零落墓必發掘一庵一觀乃香火院也其道路橋梁門壁柱礎皆巨石所成觀其規模亦大矣欲其爲百世計耳聞國初蘇州有尚書楊翥乃其子孫而成化間有僞爲尚書之裔來認者爲士民沈昌題詩於館結有慇懃寄與賢公子。曽見崇韜拜子儀。之句遂去不復再至近於里人楊氏家見有高宗與王之札十有九孝宗者十有二與其子樞密者又八焉辭多軍旅之事間有賜藥者其石刻誠有飛躍之狀難得之筆也墨跡恐其爲吞又有碑文譜像自云王之子孫聞亦僞尚書之類歟

墨

後漢李尤墨硯銘云書契既造硯墨乃陳則是有書契即有墨矣予恐特有其名或煤炭之類耳不然何不見之於書史至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瑜麋墨二枚似方有墨也至於五代則專工而精緻矣蓋後梁南唐前後二蜀其主俱好文事各地置筆墨紙務之官故梁有張遇唐有李廷圭父子蜀有李仲宣皆著名當時傳流後世形製多圓而面則或龍或蟠絲者迨宋之潘谷陳惟達所造亦不減諸人也世止知有李廷圭者由秦少遊有廷圭之墨潘谷拜之而顯耳今徽州出墨亦由廷圭家歙既已顯著地遂而縈焉

天竺觀音

杭天竺觀音像晋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前澗有光視之得奇木詢人不識也因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大士像今俗云沉香非也墨談以像爲兀朮取置燕之玉河鄉建寺名觀音以奉誌云匿井恐墨談所考多真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真身亦爲取置北京慶壽寺爲聖容殿可知矣其廣大靈感之號皆宋世所加因其靈異累朝所賜士民樂施龍章鳳輦珠貝金玉設珠紅一小殿貯以財予幼時曾見大珠數顆珊瑚樹大小二株玻瓈瓶盞各一珠冠一頂聞僧尚有玉觀音玉魫鯉諸異寶[illegible]成化間爲奸人金王臣取去今併所見者亦無矣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墳陵有數

承天府

獻皇陵寢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墓今俗呼其地爲天子岡夫荆郢自春秋楚莊稱霸以來代有竊據者然而未嘗埋玉我

朝曾封郢王及府而薨今則終於

獻皇而生

今上豈非其數耶杭南山邢皇親墳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後山壁有温公篆易家人卦於上遒勁可覩寺前通衢地名太子彎也其寺乃五代錢文穆王所建歷世殆五百餘年豈知毀於嘉靖庚子燹而家人利女貞五爻聘納后妃之

吉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戚里之塚又非其數也耶

楊塡

天順間有楊塡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扵倭漆尤妙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眞描寫之不如愈乆愈鮮也世號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絶少人惟知其絶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

朝廷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事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嘗待進言

上前去之惟吾而巳扵是搭摭袁之數事奏之遂拿袁彬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塡憤然曰

朝廷設科道欲其理究轆政扵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救述

并擒楊下獄且逼其供為李閣老所唆楊懼考死于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教我但於此招實無證見不若會請多官廷鞫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辭矣明日達如其言奏

上會衆邀李出閣於午門前聽對楊既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是門達教我也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尤見重於

上表得從輕楊亦免下獄矣嗚呼此與張說之證元忠不殊說何人哉埴何人哉視當時科道何如哉是可以一藝者目哉此可見古人一藝成名者亦由聰明人品之所致豈近時主作者同哉

明天淵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鬚甬長數尺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見心而鬚甬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爲僧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無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後承詔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乎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明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人言無德誦陶唐是謂朕無德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

概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玉筯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今南浦庵集行世亦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也惜元史不收

王天碧

仁和王天碧遂號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報吏名於有司藩司因辭而怒焉檄授處州府架閣庫役既遠而吟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題馬一絕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血勞不知天廄外誰是九方皐書府門界愚闇府主見而問焉衆曰小吏王某筆也召而詢曰汝曾爲弟子員耶對以農民太守駭而試以南山晴雪之題雪村信筆呈云雪霽南山正坐衙瑩然相對兩無瑕瑞光燒布三千里和氣春生百萬家未可擁爐傾竹葉且須呵筆咏梅花豊年有

象皆侯德五袴歌謠徧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第
而館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於館見課簿有對曰
三箇半鍾鍾半酒半邊雙陸陸雙星又曰嫩竹似村姑遇
節罷粧輕粉殘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因擊節嘆曰有
才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幸名聞士夫逮
役滿歸杭杭運使聞而請代文移視太守猶敬之自以出
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文士往來於湖山惜不及下
壽而終有羨黎集傳世子一槐今為員外郎

劉順菴

宗伯劉順菴幹餘杭人在娃時父為春坊庶子
英宗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

也

上問廷臣唯䜣父

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順㕓也

上喜特命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前職年七十力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給俸二石輿夫四人所居置東西二院以貯歌舞日爲樂焉自懸弧以至易簀始終祿養亦有窮經白首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宋后道服

宋高宗之母韋后今仁和學生員韋朝恩乃其裔也有諱像於家方面豊頤鳳目龍顏衣冠乃道人者也上有國忌三行韋閧之祖先云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

將軍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衣宮道服也又云今阜亭山神道路乃后之墓處予考史則云攢之永佑陵之西意此神道路或家廟耳度宗后全氏廣額鳳眼雙眉入鬓然所衣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亡變姓攜蘇以祖父云此像乃后入北時手寫以遺族者予考史后入燕爲尼於正智寺而終則道服正宜第行時何即寫此此必後傳之者也

琢齋先生言行畧

琢齋先生姓李氏諱璣字白夫廣西武緣人也弘治辛酉舉鄉薦壬戌以乙榜銓授教浙之蘭谿正德丙寅起復補署仁和之教歷癸酉九載以考績天曹以其才能授四川劍州

知州嘉靖甲午陞南京户部員外弗及任而卒焉嗚呼先生之在仁和最久瑛德其教之深而知其學行也今讀當世大賢之文稱先生者又不少惜伏草莽不能盡知先生兩任之政教獲先生之狀銘風聞子孫微矣茟以所知者述之於章謠諸名公之言俟知其悉而有力者傳焉嗚呼昔歐陽公之作五代史閔負才立義之士沉淪下位恐致泯没遂爲一行傳以傳之近代名臣言行録布衣之士紀爲一例先生位巳郎官學有成書政有成績世有名言不傳於史可乎因爲言行畧

先生貌古心易學慱行謹嘗以巳心爲嚴師有古人置黒白子之事謂古禮不知如不學也窮心於三禮之經謂古

樂不知如無耳也特請太常以求禮器謂天文不知如不識字也特拜鴻臚卿以學之以學宮石經載之誌而右所遺也則諍留當道甘心受責以冠射之禮久廢士難成德則勉諭生徒時以習之以禮器鑄非其制則改作以復古音以門生貧不可學學舍毀不可講則皆出己財以資之葺之至於關學正路構亭積書刊科貢之榜立題名之石釋奠有議講鼓有銘繼皆功餘細事罔非克慎厥職無愧於師之道

先生好學能文而操行謙謹士林皆愛重之見章尚書懋李氏家乘序

端重不苟詭隨偏交當世之士欲求超然遠覽惟古是程者舍白夫吾誰與歸見張布政吉李氏家譜序

先生敏而好古嘗病鄉射儀節未備又以詩有燕享通用之樂而無聲譜爰自考定皆有成書可誦此非俗學之士所可爲者見邵尚書寶李府君碣

孝矣先生敬其親及其所樹况其親乎夫然後可謂之子夫然後可謂之人見湛尚書若水敬止園記

白夫孝親悌兄極其純篤自筮仕以來直躬率士有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者言劍州民戴太守如父母路遺焉策人不敢拾然此亦白夫之細耳白夫志遡伊洛道存明誠見呂大鄉楠李氏家廟記

先生之爲人身小而量洪年少而學富貌質而心腴禮恭而氣直言温而行方善下君子善處小人故君子愛而敬

亦小人亦不得以非禮加之見鄭通判華歷雲別意序

先生冠服之朴容止之莊言議之確坐久而神益定類古有道之士見鄭少卿穆送知剡州序

先生天分甚高篤厚而好古遇事確有定見講下士董濡德化靡不心醉而悅服見陳府尹良器懷思十咏圖序

鳥詞兆元

吾杭吏部侍郎李子陽旻號東崖少有文名未第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凡二日乃去衆以此殆文明之兆歟東崖爲詩慶之文采翩翩世所稱講堂飛上正相宜定應鸑鷟來千仞不但希恩儀

悅羨爾能知鴻鵠志偕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明年下第春宮癸卯冬杭西域人瑣懋堅以謁金門詞餞云人艤着畫船馬拔上錦韉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師應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甲辰廷對果魁天下一鳥一詞豈非先兆歟

宋朝試錄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數各朝不同載於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後有黜者而禮部所取第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越衆抗聲自陳必得升等若奚春卿歐

陽公是也今節録南宋二次殿試於左餘可槩想也北宋料不大遠進士凡五甲每甲名數不同大畧第一甲少也文公之科共三百三十人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二月十二日十八十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爲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又試經義論策爲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一道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十八日赴宴二十六日各賜錢一千七伯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叙同年謁廟又至初五日也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賜狀元及第六月一日期集所賜錢七日謝闕十三謁廟二十九日賜宴與詩七月一日再賜小録錢如前四日拜黃

即叙同年文在禮部也籍貫之下多添里分外氏小名小字并科舉幾次則同也無存紹興戊辰寶祐丙辰二科者豈非以其有朱晦庵文文山之故歟

食用製法

磁石引針蠏黃解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嘗讀之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巳經驗者錄之於左以俟欲為其事者之便也鷄頭煮者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生者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年鸕鷀之膏塗刀衣不綉杉木炭畫路則螞蟻不敢過矣鹽酒蠏每一器十隻用皂莢半挺置中則經歲不壞好鹽中用皂莢於中雖篭籠盛之無滷矣衣帛為漆所污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

却以少水溶開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即如米泔桐油亦然油污衣服用滑石末摻於上隔紙用火熨斗血則用蘿蔔嚼細旋擦即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過時色不變而肉不壞犀角羚羊角先鎊為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碾即為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鉢中擂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兔絲子撚紙條数枚實其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毛炒之焦熟而後投於水內候浸透漉出暴日中微燥入擣臼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著力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為末衣服梅黴為花處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即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

醋塗過夜明日水草一洗即新矣好香油浸生鮮魚雖盛
暑中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煑酒
脚塗靈璧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箍定置於
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瀝清末摻於縫處令
其融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矣近用盐生補
亦妙橙橘藏綠豆中不損收臘月水雪水浸諸般青瓜果
可久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墨
汚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隨一味搗爛搽少時水洗則去
垢膩者用萿蓮灰或蘿蔔豆楷灰汁洗即去喂鷄鴨以土
硫黄研細件食即肥鷄下卵時食内夾麻子喂之則常下
卵不抱矣肥皂淹鉄索過時可斷白蘇淹銅過夜即爛用

染坊淋退灰晒乾埋藏黄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錫打罐子裝揀好完橄欖入罐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葉搡汁浸絲絡則不亂清水搡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以艾葉投燕巢不復來猫不可過楊子金山過不捕鼠矣蛙鳴聒耳以乏之蘇稭磨碎順風撒去則禁駝糞烟可殺蚊虫壁虱槐樹生虫播鼓杴下則盡落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築之必碎蘆席盖碑經露必有痕珠子不宜近鉄器栢木尸氣故婦人帶以吊喪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晒乾掌蘇為末炒猪腸不宜盖鍋熟時少烹白酒脆羙脆羙

三元先兆

弘治庚戌科南直隷錢福狀元靳貴探花榜眼則廣東劉

存業也殿試未揭曉時靳以明瓊六枚禱於神前明早欲擲以決先後翼日適錢與謙至亦欲與擲明瓊靳不得已告以昨故錢喜曰當與子賭也下擲則錢乃六紅靳乃六緑二人皆喜後錢果爲狀元靳爲探花而劉則舊嘗有夢無福中狀元有福中榜眼是歲應之

真如貓

杭州城東真如寺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貓日久馴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於貓回時擊門呼其貓貓乃含匙出洞交主也或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其僧求不應之此亦可爲異也

三福建

韓世忠楊子之戰兀朮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教以土實舟射火箭遂得脫去至今人恨之矣德佑降表無人肯任閩人劉褒欽爲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於措筆也亦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辭若可聽意或有乖乎不憐宋而甘心於虜事誠可惡特亦偶然皆閩人也

萬安劉氏

昔蘇子作三槐堂記以忠貞積德而子孫世享其爵自以所聞所見而考之審矣予于萬安劉氏亦然也劉自永樂來有諱廣衡者爲刑書于成化初子喬弘治間爲湖廣布政孫玉嘉靖間爲刑部侍郎元孫君若公今任

浙之布政未艾也皆以進士至二品乙榜蒞職腰黄者不計焉然而起自有司者則民爲之建生祠刻木石功德爲之足紀也（見歸安輝縣嘉興府）出臺院者則力爲之劾權奸捍逆藩死生爲之不計也（見劾劉瑾之疏趙安慶之變）至於文章德義種種莫述自一事而言尚書公一語而活鄧茂七之非黨數千侍郎公兩督學政成就人材至今稱焉此亦傳之人而載之志矣嗚呼常情論之禄及四代世已少矣俱爲大臣俱登翊亘尤其少者也至於蒞政之所子孫過其地而感德之民之孫子尚爾迎迓非德澤入人之深何能若是哉嗚呼天道至幽而難感劉氏之志行有孚焉則報之世禄之遠如彼矣人心至險而難孚劉

氏之德澤有加焉則報之愛戴之久又如此天人交感之道何如哉噫予嘗聞其事矣得目其籍矣因亦有感焉筆之以爲世勸